

当好塑造重大典型的「书记员」

■钟法权

织学习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像一粒火花点燃了理想之光，又像一粒种子深播在了他的心田，张富清的人生从此有了光明的前景、力量的源泉和坚如磐石的根基。在苦苦思索中，我找到了破译张富清人生密码的钥匙，《张富清传》的写作也就有了坚固的基石。

用文学手段丰富典型人物形象。在创作中，我尽量克服、避免模式化、概念化，尽可能用生动的文学语言，讲述一个接地气、食人间烟火的英雄故事。用故事切入，又借助故事展开，精彩的故事与生动的细节骨肉相连，吸引读者一口气读下去。《张富清传》从头至尾都在讲述故事，一个个故事被有机地衔接起来，就像汨汨有声的酉水河，贯穿来凤山川，两岸尽是翠绿和风景。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画面，《张富清传》少有铺陈、少有渲染、少见解释，有的是大量素描般的呈现。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大漠戈壁的征程；无论是隐藏功名向深山，还是初心永恒担道义；无论是迎接黎明的曙光，还是置身贫困的农家；无论是困局坚守永向前，还是为民修路攀绝壁；无论是病痛折磨，还是大爱与甜蜜；无论是最后一站，还是本色一生……我试图传递给读者的，要么是生动的故事，要么是直观的场景，要么是鲜活的情节，让读者如闻英雄人物的原声，直接感悟英雄人物的人生轨迹与初心。带给读者现场感和亲临其境，让人看得见，摸得着。

大浪淘金写英雄。《张富清传》写的是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如果事无巨细，必显拖沓冗长。2019年冬，老英雄张富清已95岁高龄，如果把生命的长度用文学的长度来丈量，写95万字也未尝不可。但我没有事无巨细地去记录，而是采取淘金术，在主人公95岁的人生长河中，沿着时间的脉络，选取26个重要节点，然后把这些闪光点像珍珠一样串起来。如何结构全篇，怎样适当取舍剪裁，考验着我的耐心和匠心。在《张富清传》的创作中，我尽可能地做到简约明快，尽可能给读者呈现有趣的情节与感人的画面。

向下挖掘采富矿。活生生的现实素材为张富清身上所独有，需要创作者具有发现的慧眼并且能够持续地深挖，以丰富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张富清的军旅生涯只有6年时间，枪林弹雨的战斗历程只有3年时间，更多的时间里他是在平凡岗位上度过的。如果《张富清传》仅仅写一个老英雄隐藏功名的故事，那就太过局限了。如何挖出深度，需要创作者别出心裁。我以他隐藏功名为点，左右开弓，向面上拓展，向深处和高处延伸。张富清在战场上不怕死，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转业分配时，他主动要求到偏远贫困的山区来风去建功立业；又从县城到最贫困的乡镇，全都心甘情愿。张富清来说，“苦”就像一个百炼成钢的熔炉，炼就了他一身铮铮铁骨。他小时候给地主当长工，是受剥削的苦；在乡公所做苦力，是受压迫的苦；参加人民解放军之后，为了人民翻身得解放，是甘愿吃打仗行军的苦；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乐意吃奋斗的苦；离休后，特别是高位截肢后，忍受的是疾苦之苦。可以这样说，他一辈子都在吃苦。在《张富清传》里，我用“苦”字贯穿全篇，让读者领略到他经受了那么多的“苦”，才攀上人生的精神高地。“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见金。”张富清在“苦”中证明了自己是真金，作品在写“苦”中亦展现了人生的真谛。

行到水穷向高处。张富清亲历并见证了民族独立、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在《张富清传》的创作中，我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将英雄人物浴血沙场的战斗场景一气呵成，而是采用浪潮式层层推进的方法，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第一节“血战永丰”，那是张富清战斗生涯中最为激烈的一次战斗；第五节“激战壶梯山”，那是张富清勇当突击队员的英雄序幕；第十六节“连心路”，展示的是英雄的血性不只在战场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需要奉献精神 and 牺牲精神；第二十四节“初心永恒”，可谓此书的“压舱石”，借助张富清回忆杨家凹战斗的攻坚场景，既追忆过去的烽火岁月，又展示老英雄永远向前的革命意志。通过讲述老英雄浴血疆场、勇炸碉堡、建立功勋的战斗故事，我完成了对英雄的历史雕塑。像“进疆出疆”“驻村”“重新站起来”“本色”等等篇章，使高峰更显巍峨，使老英雄的人生更见绚丽的光彩。

当好塑造英雄的「书记员」。《张富清传》的创作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记录的过程。面对张富清平凡而又波澜壮阔的人生，从何处记录？怎样记录？我注重宏观把握，强化微观透视。在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上，我没有回避，而是如实记录，就有了“‘奴仆’‘瓦子街的转折’”等章节，让读者对张富清的身世有了清晰的了解；通过“风暴”一节的书写，让读者对张富清在特殊岁月里一心向党的忠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真实的记录，非但没有降低张富清的高度，反而使英雄形象更加伟岸。所以说，坚守报告文学真实的底线，绝不是简单的取舍，需要在主人公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生长河中提炼出“真金白银”，在对生活、生命真实而沉实的记录中，凸显重大典型人物的崇高精神。

抗战历史的深入挖掘与诠释

■刘天增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孙晶岩的长篇报告文学《北平抗战秘闻》（中国书店2020年7月），是一部花费了心血的力作。作者把人类

学、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引入报告文学的写作，历时5载，呕心沥血，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不落窠臼，自成机杼，对北平地区抗日战争的历史做出客观系统的全方位展现。作品既是用手写出来的，也是用脚走出来的，更是用心流淌出来的。该书视野宏阔，史料翔实，细节生动，激情饱满，笔下铺展的是有温度的文字，燃烧着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交织碰撞的激情。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天地沧桑的历史结论，也是一首传唱了70多年的著名歌曲。这首歌，1943年的秋天，就诞生在北平房山区霞云岭上村。《北平抗战秘闻》用了五分之四的篇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展现。作者写了北平地下党组织为动员广大民众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的全方位的努力；对吹响抗日救亡的号角、推动全民族抗战产

生了重大影响的“一二·九”运动，作了深入的采访调查与考证；更重点详述了共产党八路军依靠民众开辟晋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

书中写到，1942年5月在赤城长城山与敌人搏斗到最后的37名勇士纵身跳崖、36人壮烈牺牲；1943年4月在房山十渡老帽山，6名八路军战士子弹打光抱着枪跳崖牺牲；与1941年9月在河北易县舍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不仅时序相接，而且战场相邻，都在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的连接带，不由得让人慨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义薄云天，名垂千古。这些英勇事迹彰显了共产党八路军团结带领人民群众结成的英雄群体，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雄辩地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开篇第一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北平抗战的第一枪，是1933年3月5日在北平的古北口长城打响的。为了写出历史的真面目，孙晶岩在接受本书的写作任务之后，第一时间冒着严寒，登上险峻陡峭的古北口长城，认真仔细地进行实地考察。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之后，写出了“古北口长城抗战”，依照时序，列为本书的第一章。书中展现的民族气节、男儿血性，令人荡气回肠、潸然泪下。那一声声为民族尊严而战的怒吼，穿越80多年历史时空，依然振聋发聩。

《北平抗战秘闻》对北平抗战所作的深入挖掘与诠释，具有重要的史实意义与史料价值；对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抗日英烈饱含激情的致敬与讴歌，更是弘扬了万众一心、气壮山河的伟大抗战精神。作为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励我们在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砥砺前行。

经典的亦可以成为现代的

■虞和平

李瑾的《孟子释义》（中国青年出版社2021年9月）、《山海经释考》（辽宁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论语释义》（作家出版社2022年9月）相继出版了，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由衷感到高兴。这些年来，李瑾暂时搁置近代史专业，投身先秦经典之中，初衷和计划在日常交流时曾多次谈过。我于学术向无门派之别、藩篱之分，学生如能博采众家，集思广益，自是善事。读者看到这三部经典的释考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论语》《孟子》《山海经》这类作品千百年来相关著述汗牛充栋，还有再阐释的必要吗？个人的观点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的多义性和实践性，亦即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繁复恢弘的经典能适应不同时代的要求。因此，如何更好地激活传统、重释经典的现代意义，通过经典重释在古今问题上贯通旧新，在中外问题上以中化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肩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是新时代学人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原因之一就是传统经典的精神生生不息且肩负着时代不同的文化使命。李瑾重释经典的初衷和初心，恰恰在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也是“经典三释”的价值意义所附。

根据我的阅读，李瑾在重释经典即创造性、创新性申发经典的时代意义时，在思想上是坚持“中国精神”的。钱

钟书曾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通理，但具体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却是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实践性的。这意味着，在注释经典时既不能全盘继承，也不能搞“去中国化”“唯洋是从”，用西方的东西任意剪裁或解释中国的现实，而是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这个根和基。比如，李瑾在注释《山海经》时，提出《山海经》中整个“天下”是一个集合或系统，山水一体，时空不分，自然人，人即自然，书中直观而粗粝的写实性记录，表现出一种超然的以“事实”为依据的世界观。这种自怀生机的神话形象，代表了先民对自身及宇宙万物的思考，并进而成为孕育了朴素的、欣欣向荣的华夏文化的源头之一。李瑾的这种解释完全是基于现实所作出的合理的逻辑推论，非常契合当下突出强调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非常契合当下致力于共同富裕的治国理政实践，可以说既体现了在新时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新的现实责任和使命担当。

在重释经典时还必须推陈出新，让最基本的民族和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文明、现代社会相联通，唯有将古今打通，老树开新花，才能整合出既不走样又不重样的知识体系。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解疑释惑，阐述理念，推动发展，是必须坚持的基本的治学态度。在我看来，“经典三释”在延续发展“精神命脉”、孕育构建“知识体系”上做得是比较好的。在《论语释义》中，李瑾提出，孔子将“礼

乐崩坏”根源于人，他的治理之道是内向求己，通过“学”，成、为君子，进而入世。“学”为“君子”是《论语》的主体指向。首章开宗明义谈“学”，与末章以“君子”贯之始终，意味着“学”是《论语》之始之根，目的是为“君子”，为“君子”是《论语》之道之本。在《孟子释义》中，李瑾提出，孟子特别注意培养君子的主体人格，即在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思”“尽其心”的过程，是内省的“反求诸己”的过程，也是了解、得到自己本性的过程，因为“仁义礼智根于心”。了解、得到了自己的本性，便可以“知天”。在孟子这里，本性是人的，也是天的，且是天将其赋之于人的，故而本性将人和天沟通起来。人在“反求诸己”时，把握住了自己，也就把握住了天。在《山海经释考》中，李瑾认为，文本里多次出现“其名自号”的“虫”。虫者，按《说文解字》：“物之微细，或行，或毛，或赢，或介，或鳞，以虫为象。凡虫之属皆从虫。”《山海经》中，另有其名的“虫”凡数十处，这些“虫”和文本中“自歌自舞”凤凰、鸾鸟一样，没有高下尊卑之分，都属于自然界中最单纯的叫声，也是一种文明对“原始图腾”最粗陋的呼唤。李瑾的这种解读，没有把旧的、西式的理论和学术成果当成一成不变的准则，而是坚持文化本位，坚定文化自信，坚守精神独立后所作出的研究成果，不但能自圆其说，符合基本的治学规范，还能别出心裁，让人对经典有耳目一新之感。

重释经典还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具体词汇的解释。通常而言，千百年词汇的内涵和外延变化很大，但由于《论语》《孟子》《山海经》这类经典

受到历代知识分子的格外“关照”，普通词汇的意义翻新的空间会很小。但李瑾在这方面并没有死守前人成果，固步自封，而是不断翻阅种种书籍，尽最大努力向前人商榷。限于篇幅，这里仅以《论语释义》为例。比如，《论语·微子第十八》中：“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李瑾认为“不”的意义是理解本例的关键。俞樾曾提出“不”用作语气助词，表肯定意义，他在《古书疑义举例》中说：“不者弗也，自古及今斯言未变，初无疑义，乃古人有用‘不’字作语气词者，不善读之，则以正言为反言，而于作者之旨大谬矣……《论语·微子篇》‘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按两‘不’字皆语气词，丈人盖自言，惟四体是勤，五谷是分而已，安知尔所谓夫子。”李瑾通过查阅资料，肯定了俞樾的说法，认为这种用法亦可见《逸周书·大匡》，其有“二三子不尚助穀”句，孔晁注云：“不尚，尚也。”李瑾还提出，《诗经》中多处“不”字都非否定词，如《邶风·匏有苦叶》：“济盈不濡轨。”《小雅·车攻》：“徒御不惊，大庖不盈。”

古人说：“操千曲而后晓声”。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经典的重释不是简单的、抽象的逻辑演绎或理性推断，而是建立在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富有创造性的努力思考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经典重释工作实际上是继承、批判和创作三位一体的。唯有述而又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经典有耳目一新之感，才能实现新旧转化，并积极参与到时代实践与行动中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文艺评论

参军日记——我与祖国的约定
（雕塑，庆祝建军九十五周年全国大展暨第十五届全军美术展入选作品）
段澧作

长征 第五九二期